

◆ 流年碎影

一把旧二胡

黄剑平



青青牧场 王泽民 摄

一把旧二胡,近日被我从二楼杂物间翻找出来。霉点斑斑且不说,穿弓的马尾毛已散落,内弦外弦俱断,琴柱上端的龙头也不翼而飞。然琴柱、缠线把手和琴筒都完好,轻敲一下,蟒蛇皮尤作声响。这把堪称文物级别的二胡,勾起我许多往事。

这琴还是四十多年前,我在山区县工作时无意中得来的。那时精神文化生活匮乏,单身汉的日子更无趣,尤其晚上,听到别处人家吹笛弹琴,心里痒痒的。因我中学时代是校文艺宣传队的二胡把子,这雅好一直未丢,只是苦于没有一把顺手的二胡,微薄的薪资又断然不舍得花费,于是就想到“借东风”。碰巧住房对面是县剧团,有位琴师也好舞文弄墨,我们就熟络起来。得知我的窘状,他邀我晚上去剧场义务拉琴。我便这样滥竽充数般混搭在乐队里,慢慢跟上了节拍,也照样拉得摇头晃脑、十分投入,隔三岔五还可以将二胡带回宿舍,得空就练练。几个月下来,琴艺确实长进不少。

真正拥有一把自己的二胡——其实只有使用权——还是一年后的事。县里有家规模不小的“三线”厂(军事工业),有位同乡就在总厂宣教科工作,厂里的文艺宣传队归他管。第一次去他办公室,令我眼界大开:半边墙边全堆放着各式乐器,西洋的古典的俱有,最是那几把二胡格外引人注目。我顺手拿起一把左瞧右看,爱不释手。老乡见状笑笑,轻声说:“借你一把拿回去玩吧。”我一下子兴奋得有些晕眩。拿着二胡,脚也不晓得怎么就迈出厂区大门,沿着弯曲的山道,高一脚低一脚往住所奔。我那低矮的旧平房此刻一下子变得亮堂起来。我急忙拉架架势,轻揉银弦,婉抖长弓,低沉轻柔的琴声从手中滑出,在小屋里转着圈,又径直向窗外飘去。从此,这把顺手借来的二胡给我有些枯寂的人生增添了一抹亮色。

其实那时正处人生的彷徨期。几年秘书做下来,渐渐生出职业疲劳感,内心深处又恋着文学创作,一家

报社也向我递出橄榄枝。习文还是入仕,是走还是留,人生道路上的一道考题让我有些迷茫。这种神情愆无以消解,便诉诸二胡,一曲《病中吟》被演绎得如泣如诉。音乐声中自由飞翔的我,与现实生活中拘谨木然的我,奇妙地重叠在一起。我在与大学同窗好友淮北健兄的通信中直诉心曲,这位重情重义的北方汉子回信直接怼我:“男儿三十而立,怎能把自己藏匿在古老的中国式二胡筒子里,自甘沉寂和落寞?!”健兄颇具诗人气质,快言快语,写诗之外还擅长小提琴。大学期间,我端坐板凳拉二胡的乡村秀才模样,与他笔挺着身子、颈肩夹着小提琴的洒脱作派,成为宿舍过道的一道风景。他的诤言戳中了我心中最脆弱的一瓣。我把目光从书信移向这

把二胡,干脆用旧衣把它包裹着搁在房子一角的地板上,好似在封存一段无以言状的过往。我真的能决然地走出这幽深沉寂的二胡筒子么?

多年后的一个初秋月夜,休假外出旅行,到了苏州市吴县。白天东奔西跑地游玩,浑身困乏,几杯黄酒就着甜卤酱干下肚,有些昏昏然,和衣倒在客栈的统铺上懵懂睡去。忽闻一阵奇妙的声音从木窗外传来,恰似肃飒秋风吹来夜莺的啼声。稍后乐声大作,阿炳的名曲《二泉映月》似天籁般奔涌袭来,雄浑沉郁,直叩心扉。我深深地被这支乐曲感动了。在惠山公园清冷的梅影里,在二泉已干涸的峭壁旁,我曾深情地渴望听到阿炳的琴声,不料它却趁着静夜来到这朦胧月色笼罩的客栈,润泽着游子枯槁的心

灵。我的手指禁不住有种颤颤痒痒的感觉,在迷离的夜幕中不由自主地划拉着五线谱。想起了那把被我冷落很久、静悄悄躺在房角的二胡。

旅行归来,开门第一件事,就是把落满灰尘的二胡擦得锃光瓦亮。被成天撰写机关公文弄得有些麻木的手,又重新在二胡银弦上碰触出青春的活气和生命的质感。在嘈杂纷繁的世事中,我似乎又拥有了一片如《二泉映月》般高远而宁静的天空。不管多舛的命运把我引向何方,我都会在时光流逝、四季交替中,顺着音乐和文学散发出的氤氲气息,寻找到温暖的慰藉和前行的力量。

人生没有彩排。日子在时断时续的乐声中流水般地过着。转眼间,我到一个小城生活了四十年。多少往事已随风而去。一把旧二胡的出现,又扯破了许多尘封的过往。那位曾好心劝我走出“二胡筒子”的学兄,于多年前离开人世去了天国,我只有痛心地面朝北方怅望。相信有诗和琴声的陪伴,他在那里不会孤单。而我真的有些诧异: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风雨交加的夏夜,攀爬二楼杂物间去翻箱倒柜、寻寻觅觅?为什么几十年前借来的一把二胡,会以这样一副残缺模样重现眼前?(这把二胡借来不久,“三线”厂撤并,整体迁往铜陵市,我的同乡随厂转移后联络稀少,二胡也就正式落户我家了。)我决意要把它修理好,为了年少时的音乐梦,也为了对逝去岁月的一份念想。

次日,我几乎跑遍了安庆老城和新区寻找乐器行,遍寻不得,“豆包”推荐的四家乐器商行全都处于关门歇业状态。有“戏”之城,竟连一间乐器商行都存活不了么?!无奈只得网购弓弦等配件。拼凑整修后的二胡样子有点怪,但能用。丝丝马尾与灼眼银弦的触碰中,照样发出轻柔的乐声。这声音从幽深的琴筒悠悠荡出,裹着岁月的烟尘,也飘逸着现实人生的种种况味。跨过低沉的《病中吟》,过渡到激越的《光明行》。人生就踏着这轻快的节拍一路前行,物我相忘,岂不快哉乐哉!

◆ 人物素描

我的战友大哥

金星

1975年新兵一下班,我遇到一位老兵,叫李永智,1971年入伍的,南京雨花台区人。南京与我的家乡安庆很近,同饮长江水,风土人情相近,乡音及生活习惯也相近。因此我们俩有一股儿自来熟的感觉。

我们床铺紧挨着,站队也紧挨着,站岗执勤也是上班岗与下班岗。李哥憨厚老实,和蔼可亲,说话轻言慢语,待我像小弟弟一样。我常把这位兵哥与自己大哥比照看,感觉他的动作、形态、待人接物真像自己的大哥。下连不久,我写信回家告诉家人:我在部队不想家,排长、班长待我们都很亲切,更为庆幸的是身边还有一位兵哥,很关照我,就像自己的大哥一样。

不久,连队演唱组有活动,这位老兵哥在演唱组拉起了二胡,让我很钦佩。后来每逢周日,我常看到李哥独坐角落拉着二胡,柔美的音色,总能唤起我内心深处柔软的情感,我成了他忠诚的听众。他尽情地拉着,我在一边有滋有味地听着。听着听着就遐想

了,这不是我大哥在拉二胡吗?我从小就是听着自己大哥拉二胡长大的。每当天阴下雨或是农闲淡季,大哥就拉起二胡,拉着他最熟悉的黄梅戏调,拉着那几首革命歌曲,千遍万遍也不厌倦。大哥拉二胡可挣工分,远近三五里都知道大哥会拉“胡琴”。如今在营房,听着李哥拉二胡,我好像回到家乡。

秋季到了,连队通知班排趁天气晴好,星期天洗被子,统一行动。全连同志都在七手八脚忙着拆被子、洗被子。我从未做过这样的活,怎么拆、怎么洗、怎么订、怎么还原?我无从下手。李哥看在眼里,先把我的被子洗了、晒了,再去打理自己的。

连队在西海口修工事,在石壁上撬石头、打炮眼、填炸药、安雷管、牵导火索、点炮。我二十岁不到,见了这些活,心里真发慌,但老兵新兵上进心都很强,会干不会干都抢着干,不

愿落后。我也爬到石壁上,准备填炸药、装雷管、点导火线,嘴上说不怕,心里真打鼓。李哥摆出老兵架势,训斥道:“上一边去,别在这碍事,这活不是你干的。”部队就是这样,最危险的活还是老兵上。

1976年春,李哥退伍了,领章、帽徽已摘下,晚餐滚烫的送行饺子(大家戏称“滚蛋饺子”)也吃过。按规定,离队的老兵可以不再上岗执勤,可到点,他还习惯的背着枪上岗。我是第三班岗,接岗来到哨位,他对我说,这是最后一班岗,我陪你站第三班岗,还叮嘱我海岸线上站岗注意事项,提醒我海岛时常会出现的异常现象:台风、涨潮、雷电、坑道内的响声、鸟类的叫声、山上石头滚动声等等,一一讲体会、讲经验。他还对我说,他在守备一连当了5年兵,离开了连队,再也见不到战友们了,回到了老

家,再也见不到大海……

码头挥手告别后,与李哥不曾再相见。年轻时,我出差去过南京,到过雨花台,可李哥家住哪个公社、哪个大队不曾记得。待通讯工具发达后,联系上了南京一个连队的老班长、老战友,当战友们欢聚一堂,可同班的战友李哥没到场。我寻友心切,第二天,由炮班李万虎班长骑车带我找到了李哥家,可是不巧,他送女儿上大学了,没见到面。

两年后又去南京,李万虎班长再次带我去李哥家,院子还是这个院子,房子还是这个房子。进院一看,我们俩愣住了,院子堆满了一堆堆回收物资,几间瓦房堆满了回收杂物。租房客告诉我们,房主已经病逝,家人搬走离开了,不知住处。我俩惊愕、失望、痛楚,后来在附近其他连队战友处得知,李哥病重期间,周边战友都前去看望了他,知情战友还垫付了医疗费、丧葬费。孩子还在上大学,家境有一定的困难,守备一连战友李万虎班长、杨玉成班长还为李永智大哥的孩子赞助了上大学学费。

退伍分别后,我和老李大哥未曾见上一面,这给我留下终身遗憾。好在我一直珍藏着老李大哥的一张照片。看到这张照片,我就觉得他一直活着。

